

堡》中的故事既像中国过去的故事,又像是中国现在的故事,也许还是中国未来的故事。它是人类二十世纪的预言,“世纪病”在小说中都有深刻的揭示,小说对人类那么富于同情心,卡夫卡似乎是人类良心的化身。它是一个宗教的故事,是一个有关官僚主义的故事,是一个爱情的故事,是一个个人奋斗的故事,是一个关于世界荒诞的故事,同时,它还是一个家庭苦难的历史,是一个民族苦难的历史,是一部人类苦难的历史。

《城堡》是一部传统小说,它的故事,它对生活细节的描写,都和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非

常相似,正是在这一点上,一般人也能够读它并且接受它。但同时,它又是一部现代主义小说,甚至可以说是一部后现代主义小说,它在主题、人物形象、叙事方式、结构、故事情节、时间和空间的表达等方面的反传统性,它的解构性,它的颠覆性等,都开了现代主义小说之先河。所以,卡夫卡又被认作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鼻祖,是一切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学的源头。《城堡》是一部没有结束的小说,它向未来无限开放,本质上,它无法结束,但同时我们又必须承认,没有结束就是它最好的结束。

如此文字 奈何梦忆

◎ 凌龙华

文学之古典美,在意境,在文字。

唐诗宋词中的月色,楚楚动人,文字之美自不待言。

文言洗练,小品不拘一格。明人张岱的《陶庵梦忆》,情若隔世恍惚而字如珠玑玲珑,读来令人唏嘘,又忍不住击节称叹。

且看“崇祯七年闰中秋”那片月色——“月光泼地如水,人在月中,濯濯如新出浴”。水可掬,月光可浴可咏,这是怎样的“情景”!浸润其中,天人合一又超然物外,高洁“境界”自然生成。联系东坡居士与友人夜游承天寺的“情结”,真有异曲同工之妙:“庭下如积水空明,水中藻、荇交横,盖竹柏影也。”

张岱,字石公,号陶庵,明末清初文学家。著有《陶庵梦忆》《西湖梦寻》《夜航船》等脍炙

人口的小品文集。早年享尽风流富贵,晚年“国破家亡,无所归止”。张岱自述:“繁华靡丽,过眼皆空,五十年来,总成一梦。”因而,陶庵瑰丽的梦呓实乃旧时明月凄丽的返照。乘舟夜行焦山,只有“鬼才”才能道出如是感受:“山无人杂,静若太古。回首瓜州,烟火城中,真如隔世。”逼人才气之外,丝丝清冷之气逸于字里行间。

诗词讲究炼字,张岱的小品文,处处有活泼语,简练如水洗而灵动如银鳞闪跃。你看他坐在“浴凫堂”中,一推窗,竟让书卷也漂染上枝头湿漉漉欲滴之色彩:“余读书其中,扑面临头,受用一绿,幽窗开卷,字俱碧鲜。”何谓“挡不住的感觉”?“扑面临头”是也!联想王荆公炼字佳话“春风又绿江南岸”,石公此处着一“碧

鲜”用词,可谓活色生香!

赏心悦目,妙手偶得,最是《湖心亭看雪》一文。不过一二百字,冰清玉洁,字字怜爱煞人。雪景之勾勒,量词之活用,罕出其右。雪后全景:“雾淞沆砀,天与云与山与水,上下一白。”湖上投影特写:“湖上影子,惟长堤一痕、湖心亭一点,与余舟一芥,舟中人两三粒而已。”大道至简,白描传神:堤是“一痕”,亭是“一点”,舟是“一芥”;置身其间,主体“舟中人”也就成了点缀大自然的细粒“两三粒”。如此手笔,写意兼印象派手法,画龙点睛。

“人”是一切景观的灵魂,出色的小品中少不了“个性”人物飘逸。在此,你不得不佩服苏轼《夜游承天寺》结尾的高超,大事渲染之后,抛一悬念给读者——“何夜无月?何处无竹柏?”接着徐徐道出此中真意:“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。”醍醐灌顶,一语点醒梦中人!唐代大诗人刘禹锡《陋室铭》一文中所言“斯是陋室,唯吾德馨”,点明的也是这个理。

回来再看张岱如何去湖心亭看雪。天地一统,万籁俱寂。在这“更定”后白茫茫一片真干净的背景中,按理,只有如作者这般的“痴人”才会“在场”。但不可求偏可遇,同气相求,同声相应,不可思议旋即变成喜出望外:“到亭上,有两人铺毡对坐,一童子烧酒,炉正沸。见余大喜,曰:‘湖中焉得更有此人!’拉余同饮。”注意那反问“焉得更有”,诧异与惊喜,孤高与知遇,“从对面写来”,显得唐突而特别有意思。归船,想不到“舟子”也幽上一默:“莫说相公痴,更有痴似相公者。”善解人意,妙不可言!

“小品”之名始于晋,最初称谓翻译的佛经,“详者为大品,略者为小品”。后世推而广之,把书札、笔记、诗话一类信手拈来率性而为的“简书”均看作“小品”,至明清时期大为兴盛。文体特点为“深入浅出、夹叙夹议地讲一些道理,或简明生动地叙述一件事情”。

张岱是个奇人,也好刻画奇人。三言两语,就使人物“立”于纸面。如,写说书的柳敬亭:“南京柳麻子,黧黑,满面疤痕,悠悠忽忽,土木形骸,善说书。”写演戏的女优:“朱楚生,女戏耳……其孤意在眉,其深情在睫,其解意在烟视媚行……楚生多坐驰,一往深情,摇颺无主。”评论作画的姚简叔“画千古,人亦千古”,描摹其鉴赏名画时的神态:“眼光透入重纸,据梧精思,面无人色。”

才思不落窠臼,张岱好作奇语。其《自为墓志铭》中一口气用十来个“好”字自嘲,又极言自己一事无成(“学书不成,学剑不成,学节义不成,学文章不成,学仙学佛、学农学圃俱不成”),情形与口吻恰如《红楼梦》中的“混世魔王”贾宝玉。为人处世,狂放不羁,云:“人无癖不可与交,以其无深情也;人无疵不可与交,以其无真气也。”视物作文,别出心裁,如《西湖七月半》,起句便是一记棒喝:“西湖七月半,一无可看,止可看看七月半之人。”

冷眼看世界,张岱也极善捕捉世人奇语,谐趣直逼《世说新语》。如《斝园》:“大父在日,园极华缛。有二老盘旋其中,一老曰:‘竟是蓬莱阆苑了也!’一老佛之曰:‘个边那有这样!’”(个边,那里)如《鲁藩烟火》:“昔者有一苏州人,自夸其州中灯事之盛,曰:‘苏州此时有烟火,亦无处放,放亦不得上。’众曰:‘何也?’曰:‘此时天上被起火挤住,无空隙处耳!’人笑其诞。于鲁府观之,殆不诬也。”如《张东谷好酒》:“山人张东谷,酒徒也,每悒悒不自得。一日起谓家君曰:‘尔兄弟奇矣!肉只是吃,不管好吃不好吃;酒只是不吃,不知会吃不会吃。’二语颇韵,有晋人风味。”如《彭天锡串戏》:“桓子野见山水佳处,辄呼‘奈何!奈何!’”

至情无语。无论慨叹还是赞叹,唯一声“奈何”作结。奈何“梦忆”,奈何陶庵的世界!——月色高冷,文字高洁。山中高士,小品高手。